



1

A STORYTELLER 杨圆圆 用故事打破藩篱

艺术家、导演杨圆圆将自己视为“一个讲故事的人”。近日,她的最新个展“上海楼”正在OCAT上海馆C空间内展出。展览主要呈现了杨圆圆在近两年中所完成的四部短片影像作品。在未来一到两年内,这四部作品的最终篇章——纪录长片《女人世界》也将与人们见面。在创作《女人世界》的过程中诞生出的四部短片,聚焦于曾经活跃在20世纪中叶前后美国旧金山华埠夜总会舞台上的人们,也包括同年代里那些有故事的人。无论是传奇舞者Coby Yee,平面模特“上海来的女士” Ceecee Wu,还是“都板街舞团”的夕阳舞蹈爱好者们,艺术家都在用她忠诚的镜头,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、动人,但却又鲜为人知的海外华人女性世界。从上一场个展“大连幻景”,到当下的“上海楼”,杨圆圆一直在尝试拨开现实的迷雾,重新连接过去与当下,用故事的力量不断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藩篱。

撰文—Sophie Shaw 供图—艺术家提供



2

MODERN WEEKLY

在OCAT“上海楼”展览中的四件影像作品的创作背景是什么？

杨圆圆

其实整个故事是这样的,我在2018年4月被亚洲文化协会(Asian Cultural Council)邀请去美国做一个半年的文化交流和驻地项目。其实最开始,我是作为一个更偏“研究者”的出发点而开始的。我想了解在20世纪跟视听文化有关的历史脉络,我想去了解活跃在这其中的女性。我当时在广泛地搜集一些人,但其实,我主要是被一个生于1914年名叫伍锦霞的华裔女导演吸引了。而后来,伍锦霞有点变成了我这个研究的一个引子,或者说一个“引路人”。我有点像是跟随着她的脚步,走进了一段从粤剧戏台过渡到电影片场,又过渡到后来的夜总会,或者说是更广阔的海外华人娱乐业这样的三段时空。其实是以伍锦霞为索引,我想寻找与她生活、活跃在相同年代,或是她后面的在这三个时期中的女性,其中那些依然在世的人。后来我遇到了长片《女人世界》(Women's World)的这群主角——92岁的退役夜总会舞者Coby Yee(余金巧)、74岁的Cynthia Yee(方美仙)还有她成立的老年女舞者团体“都板街舞团”(Grant Avenue Follies)。和她们相遇后,我萌生了拍摄一部纪录长片的想法,在此过程中,先衍生出了这次展览的四个短影像作品。

在拍长片的过程中,我的research就有非常多。包括从早期粤剧戏台过渡到早期电影,再过渡到夜总会,这样的一条历史线涉及到许多历史材料,很多东西它是不能被放在最终的纪录长片里的。电影它更多的还是比较immersive的一种叙事,这个研究的线我觉得它应该有一个单独的展览或者作品式的呈现。另一方面,比如说,在拍长片的过程中,我意识到Coby 她的感情线应该有一个单独的短片。所以后来,我和摄像搭档Carlo Nasisse两人决定合导这样一部叫《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》(Coby and Stephen Are in Love)的短片,因为在长片中,Coby会作为女主角,我们将了解到



3

她更多,但她的爱人Stephen在我的长片中其实只是作为一个 supporting role。再比如,像《上海来的女士》(The Lady from Shanghai)的主角Ceecee(吴锡锡),其实是我在旧金山拍长片的过程中偶然遇到,我当时觉得她的故事也应该单独拍个片子,于是就有了她这部短片。2019年9月,我带着短片的主角们来中国演出,在外滩美术馆。我当时要做一个表演装置,但我觉得它前面应该有一个短的影像,所以这次展览中《交错剧场:紫禁城夜总会的一夜》(Theater of Crossed Roads: A Night at Forbidden City Nightclub)的那一件,就是当时为表演而做的一个影像。这些影像中部分场景是和长片是套拍的。但是长片讲的是另一个不一样的故事,两年里拍摄的大部分素材只会在最终的影片中看到。大概是这样的创作背景和关系。

MODERN WEEKLY

听起来很复杂。

杨圆圆

其实是比较复杂。每次别人问,如何开始拍这四部和华裔有关的影像……其实一切都有点像是一个“绿野仙踪”的故事——我一个人上路,到后来,整个旅途中多了一大群旅伴在一起。这其实也是最终长片《女人世界》的故事梗概——一部歌舞公路片。电影已在2018-19年拍摄完毕,现在正在后期阶段,也仍然在寻找后期的合作方与后期资金。

MODERN WEEKLY

作为一名艺术家,你会选择用“拍电影”的方式来呈现这件作品呢？

杨圆圆

在2018年6月遇到主角们以后,我便意识到这个故事必须是一个电影。开始拍电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过程,我就觉得“I have to do this”。当时是拿着基金会本来给我个人驻地支持的钱,全部投入到了电影的前期制作。但其实真正电影开拍,是在2018年9月份左右,10月底我回国。再到2019年再回美国继续拍的时候,我是完全拿了自己的经费,拆东墙补西墙的钱,基本2018-19年里我所有的收入,我都用在这么一个电影里了。当时,我心里只有尽快拍摄这样一个念头,因为我片中的主角们年龄也都大了,我不想留下任何遗憾……我现在就特别庆幸,还好我没有等,还好我任性我做了这一切。要不然到今年,2020年这样,这片子还怎么拍啊?而且都有太多错过了,生命太多无常,Coby去世了,她在今年8月去世了。如今看所有素材,觉得特别珍贵,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年,我们可以共同和彼此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东西。我觉得不管对她来说,还是对我来说,都是非常难忘的体验。在美国相

遇,一起去到古巴,再一起来到中国……

MODERN WEEKLY 《女人世界》中的老人们来中国是因为什么？

杨圆圆

这个故事是这样的,在2019年6月的时候,外滩美术馆那边有一个展览叫《百舞曲》。以Coby和Stephen为主角的那部短片当时还没有完成剪辑,就先在他们那里做了一个未完成版的展示,反馈特别好,美术馆就邀请我参与下一个阶段的表演项目“RAM Highlight”,想邀请我带着我的主角们来合作一场表演。后来美术馆covered表演者在上海的住宿,还提供了小笔的表演经费,大家本身也很乐意来中国旅行,一切就这么自然地水到渠成了。这个过程中,其实大家的意图本来也是说,如果能来演出,那大家一起来玩儿。如果说我在这边,大家就觉得这一切都很好。所以就有点像我既是舞台演出的演出指导,也是纪录片的导演,同时我还是整个团的“导游”,其实是很辛苦,但也很难忘的一段经历。但其实你知道,表演之外,更有意义的事情是她们“来到中国”这件事本身。

MODERN WEEKLY

他们很多人都没来过中国？

杨圆圆

对,有的人没来过。有的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来过,当时中国还是满街骑自行车的,所以是非常不一样的体验。我们去了上海相对你能想象到的一些地方。比如说我们去了百乐门舞厅,我觉得这对于电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场景,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。我们还去了布料市场,因为他们想买布料。还去了有游客比较多的,像城隍庙什么的。除了上海,我们也去了北京。其中很难忘的一段场景,是旧金山“Forbidden City”(紫禁城夜总会)的舞者们来到(真正的)北京紫禁城,真的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。关于旅途的故事部分,最终观众们可以在电影长片里你可以看到更多。

MODERN WEEKLY

那他们来中国后有什么感觉？

杨圆圆

有的人挺感慨的,就是曾经来过的人,感慨中国变化很大。像我觉得,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,因为他们这些人中有的人是第一代华人,有的人是第五代,就是当年去美国淘金的第一批人的后代。所以你知道“being Chinese”这件事情,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的意义是不一样的。你比如像Coby,她自己的父母是第一代移民。所以其实对她来说,这个体验很复杂,因为她父亲其实后来是在中国去世的。其实这是很多那一代海外华人的心愿,就是第一代移民出去的人。其实包

1.《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》剧照

2.活跃在上世纪中叶时的旧金山华埠夜总会的舞者们

3.长片《女人世界》花絮